

A BOOKWORM'S SUMMER IN OXFORD

書蟲牛津銷夏記

王強

海豚出版社



書蠹牛津

A BOOKWORM'S SUMMER IN OXFORD



王 强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蠹牛津消夏记/王强著.——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10-3355-0

I.①书… II.①王…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8381号

总发行人:俞晓群

责任编辑:孟科瑜

特约编辑:吴 蓓

美术编辑:吴光前

责任印制:于浩杰 王瑞松 蔡 丽

出版:海豚出版社

网址:<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址: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100037

电话: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传真:010-68998879

印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本:16开(710mm×1000mm)

印张:16.875

字数:120千字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21000

标准书号:ISBN 978-7-5110-3355-0

定价:1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俞晓群 序

“总算拿到书稿了！”那天晚上曲终人散，我独自站在京城街市上，眼前一片灯火辉煌，心中不住感念上天的垂青。

我喜爱王强的文字。大约是在三年前，我们在北京相会。我和他约定：“写一本你读书和藏书的故事吧？”王强答应了。然后我们各自奔忙，他继续云游四方，消失得不见踪影。听说他在帮助万圣书园解决新房址，听说他与徐小平在做天使基金，听说他又在演讲、引来众人欢呼……我见不到真人，却可以在《中国合伙人》中，看到佟大为或邓超的演绎。

那么，这三年我在做什么？我做了许多事情，心中始终惦记着与王强见面时，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晓群，西方书籍装帧太美了！”所以这三年，我由追随牛津大学出版社，到与几个朋友一点点探索，一直在学习西方书籍装帧艺术的知识和技术。我知道王强是何等精细的人，总觉得他一定在暗处，不时观察我的努力，看我能行么？会走上正路么？我是憋着一股劲儿在做，为了不让朋友笑话，为了不让王强失望，为了最终拿到他的书稿。

这三年中，我做《听水读抄》时，他没出现；我做《伦敦的书店》时，他没出现；我做《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时，他也没出现。但是，当我做维德《鲁拜集》之后不久，孔网拍卖《鲁拜集》真皮版之后不久，那一天在上海与朋友聚会，我一如往常询问：“谁能找到王强？快三年没见了，他的书稿写好了么？”突然，陆灏接话说：“你赶紧找他吧，他的稿子

有了，我有他的微信。”

就这样，我找到了王强，有了本文开头那场聚会。王强见面就说：“晓群，你的西装书做得很不错了。我跟陆灏说，三年前答应给晓群一本稿子，现在字数差不多了。”此时我才舒了一口气。

说起来我最初了解王强，来源于卢跃刚报告文学《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我尤其喜欢其中那段故事的描述：当俞敏洪母亲试图干预新东方工作时，俞敏洪跪在母亲面前，徐小平在一旁打圆场，王强却昂着头，目不斜视，从俞敏洪的身边走出去。那样的场面，那样的风度，十几年都刻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有一天沈昌文先生来信说，有一套书应该重视，即“负面乌托邦三部曲”：《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和《我们》；如果再加上《共同事业的哲学》，也可以叫“负面乌托邦四重奏”，可以收入万有文库，还应该出版单卷本。沈公告诉我，他是受到王强的书《书之爱》启发，才提出上面的建议。这位王强就是新东方那位王强，没想到他读书也那么厉害。沈公一面对王强赞不绝口，一面提到王强书中讲述的另一本《书之爱》（*Philobiblon*），作者叫理查德·德·柏利。我们赶紧寻找原版书，由沈公请肖瑗翻译，在辽教社出版。需要提到的是《美丽新世界》，沈公请李慎之先生写了序言《为人类的前途担忧》，后来我离开辽教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未能收入此书。

再后来我们与王强有了面对面的交往，时常在一起聚会，听他讲述书的故事。我亲眼见到沈昌文、郝明义等出版大家，在听王强谈论西方典籍时，也会认真聆听、记录，对他的博学广识赞不绝口。当然王强的才华并非仅限于此，我在辽教社时，还为他出版过《王强口语》（*Speaking Your Mind*）三卷本。那时他在电视上做系列讲座，语音纯正浑厚，举止文雅大方，一时倾倒多少崇拜者。后来我离开了出版一线，没有办法再与王强合作，接触也渐渐少了。

二〇〇九年我来到北京，在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二〇一三年下半

年一天中午，我与沈昌文、陈冠中和于奇等小聚。王强恰好在京，于奇把他请来同坐。见面后王强立即谈到海豚的书，我没想到他那么关注我的工作，尤其是海豚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他很赞赏林道群的设计，以及我们共同推出董桥的系列图书。没过多久，王强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送上两本他刚出版的书《读书毁了我》，毛边本，其中一本送我，另一本托我送给沈公。正是有了这一段接触，才有了上述约稿的缘起。

旧情不忘，再续新枝。接着压力又来了，王强同意把稿子给我，但提出两点请求，一是他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一篇序言。再一是全书设计，他希望用西方装帧工艺制作，希望将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那匹彩色的小马，还有透纳所作牛津高街的画，放到封面上；他还希望能够订制一百本小牛皮的收藏版。

写序我答应了，反正是多年的老朋友，言语深浅都能彼此领会。至于书籍装帧，经过这些年的准备，西装书的许多技术问题，我们都能解决，只是在细节上还有不足。就说那匹“乔叟的小马”吧，从骑士到小马的装扮，五颜六色，要想精雕细刻，把它表现在书装皮面上，有两种办法：一是手工制作，用彩色皮革一点点拼图；再一是运用烫金版技术，每一种颜色都要单制一块版，然后套印。对于第一种方法，西方已经存在几百年，我们近百年引进西方现代出版，却没有引进他们的装帧艺术，我一直试图补上这块欠缺，近期还想派技术人员去伦敦学习。为王强的书，我们拟用第二种方法，即运用烫金版工艺，对此我们曾经在仿制一百年前，英国人桑格斯基设计一只孔雀的《鲁拜集》时，试过七种颜色，制作了七块版，一点点套印，但印出来的效果不理想，看上去有些山寨。即使这样给英国专家看，他们张大嘴巴，已经惊叹不已，说你们中国人什么都能做出来，但还是达不到手工的效果。怎么办？

恰逢此时，我的设计师杨小洲休假，他要带着女儿，自费去巴黎旅行。小洲对西方书籍装帧痴迷且疯狂，为了艺术追求，两年之内，算上这一次，他已经跑了四次欧洲，不顾囊中空空，不顾恐怖袭击，一定要到萨瑟伦书店去，一

一定要到莎士比亚书店去，一定要到桑格斯基传人谢泼德的设计公司去，找寻他心爱的书，寻找他中意的书装设计，寻找他梦寐以求的西方装帧技术。说来也蹊跷，上次见到王强，他说就在不久前，他也去过伦敦的萨瑟伦书店，书店老板还对他说：“有一位中国海豚出版社的杨小洲来过，你认识他么？”王强回答：“不认识，但我认识海豚的老板。”这一次，我千叮咛万嘱咐，请小洲务必带回几匹“乔叟的小马”，一定要平面实物；实在不行，也要拍回高清图片。我们的设计，一定不能让王强失望。

写到这里，我心中有些兴高采烈，还有些戚戚然。回望人生，我尽毕生之力，做三十几年出版，有时夜深人静，常会思考：这些年忙忙碌碌，我在追求什么？论权贵，我不肯低就；论学养，我无法高攀；论才智，我没有挥洒自如的天赋。当朝花落尽、夕拾寂寥的时候，我靠什么达到心灵的安宁呢？

如今目睹王强的锦绣文章，它如漫天飞花，遍野舞蝶。实言之，以我人生阅历，这一切我尚能平静解读、平静面对。只是当我蓦然读到“王强谈创业：向死而生，随心而定”，这篇貌似励志的文章时，它却意外地打动了我的身心。在这篇文章中，王强由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引发，从“向死而生”的人生哲学入手，谈到企业家创业的三个层次：一是在所谓医学意义上，企业正常的生生灭灭；二是在哲学与宗教层面上，企业向死而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三是即使一切都归于失败，一个企业家怀有奉献社会的抱负，也无愧于一生的追求，或曰死得其所。

读到这里，我私藏情感，暗暗涌动，不自觉间，眼中竟然落下滴滴热泪。好了，算是我触景生情，算是我这一番读写王强的偏得。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毛尖序

小学同学张小军，卖了三十年水果，还在解放桥下练摊。我们去他水果店坐，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吃冰镇西瓜，很阔气地把西瓜瓢劈了个正方形端上来。我们奇怪他做了老板还亲自坐镇，一地的西瓜也不摆放得高大上一点。这个时候，几个姑娘过来，她们弯腰挑西瓜的时候，我们突然明白小军的坚持了。

在花枝招展的姑娘们身旁，傍晚的红霞在裙子深处燃烧，我们知道，即使与帝王换位，张小军也不愿俯就。

想到张小军，是因为读了王强文章。

二〇一三年在饭桌上见到王强，当时我还有点尴尬。之前《中国合伙人》上映的时候，因为看不惯一个美国梦被抒情成中国春梦，所以写影评讽刺了三个油光水滑的偶像主人公以及他们的原型，也就是新东方的三巨头。而那天饭桌上就坐了两巨头，徐小平和王强，说良心话，虽然王强徐小平跟邓超佟大为有距离，但驰骋疆场二十年，他们算得上水滑。徐小平很亲切，王强很斯文，甚至他们还真诚地赞美了我的影评，搞得我跟布努埃尔似的，本来口袋里放着些小石头，准备丢给不友好的观众，没想到他们鼓了掌。

这样就认识了。临走，王强还送了一本他自己的书，《读书毁了我》。书中呈现出来的王强跟反复出现在各大经济领袖论坛中的王强好像没有什么

关系，毕竟，在我们老百姓朴素的初级阶段理解中，进入富豪榜的男人光谈书，就像梁朝伟只演盲人一样。红尘滚滚，人头马不是应该有更多艳遇更多故事更多缠绵悱恻更多欲罢不能吗？如果这个世界的电影电视剧还残存一点现实主义，那就是高帅富的人生戏码从来更跌宕，但王强的剧情主线在哪里呢？

在《书蠹牛津消夏记》中。

王强自称书蠹，倒是童叟无欺，光是文章标题，就篇篇涉书。不过，书海悠游，我们只看得到小丽或者玛丽，王强却能直接敲开爱丽丝或者血腥玛丽的门，甚至，把她们带回家，如此，看王强的文章，时不时给我一种从来没真正看过书摸过书的感受，因为他是住在牛津宿舍听着牛津的风穿过房间然后打开《伊利亚随笔》品读兰姆的“牛津度假记”的；因为他是摸着劳伦斯的签名打开《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初版本的。虽然他跟我们一样没见过莎士比亚没见过简·奥斯丁，但是他摸过从古至今各种皮质各种版本收藏着最接近莎士比亚最接近简·奥斯丁意图的装帧和插图。

芸芸众书，佳人一样走到黄昏的灯下，等候王强的检阅，他走上前，看到 Birdsall 十二卷本的查尔斯·兰姆，电光火石间，老板捕捉到了他的震撼。老板说，如果你喜欢，半价拿走。王强怀疑自己听错的刹那，却绝望地发现，缺了第二卷。后来他狠心没买，因为他知道，倘若带了残卷回家，终他一生，都会寝食难安。

要不所有，要不没有，表面是刚烈，其实是淫欲，而能如此抒情地袒露自己的淫欲，就是王强了。不过，如果《书蠹牛津消夏记》只有这一面，那这本读书记就太扁，王强最打动读者的地方是，他的文风非常朴素，就像他愿意极为坦率地承认，淘书的最大乐趣在于以便宜的价钱买到有价值的书，也就是说，本质上，他愿意读者当他张小军，他跨山涉海地走到一个书店，

跟我们一样，也是为了突然到来的姑娘的一次弯腰。

不知道是不是这点率真，让王强在向我们展示他的收藏，类似他的达利插图签名版、草间弥生插图版《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时，我们从来不觉得他炫富。那一刻，他就像玛丽莲·梦露一样，只是刚好站在了地下铁的风口，我们只看到她的纯洁，只看到她和生活之间的全部欢愉，那些赤裸裸又灿烂的欢愉。这些欢愉，和着书中多次出现的图书馆报时铜铃声，让我们感受到一个读书人的最高幸福。

这种幸福，是王强的剧情主线，其中有万千艳遇，其中有无数的故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目 录

i 俞晓群 序

v 毛尖 序

轮 回

3 谈海外访书三十年

37 《现代文库》：“廉而不贱”的理念

47 温馨的火种

59 书的布道者

65 没了书，我还会是谁？

75 在阅读中谱写出他的一生

消 夏

85 牛津：“久远的往昔”

99 亲手触摸几百岁的老书页



- 107 响了四百余年的报时铜铃
117 过一百五十岁生日的《爱丽丝》
131 依然《爱丽丝》

留 踪

- 145 旧金山猎书留踪
171 香江猎书留踪
213 巴黎猎书留踪

答 问

- 223 经典的“无用”，正是它的“意义”
231 读一流的书
237 附录：文中未提及的作者部分“经典”收藏
257 跋



目 录

i 俞晓群 序

v 毛尖 序

轮 回

3 谈海外访书三十年

37 《现代文库》：“廉而不贱”的理念

47 温馨的火种

59 书的布道者

65 没了书，我还会是谁？

75 在阅读中谱写出他的一生

消 夏

85 牛津：“久远的往昔”

99 亲手触摸几百岁的老书页



- 107 响了四百余年的报时铜铃
117 过一百五十岁生日的《爱丽丝》
131 依然《爱丽丝》

留 踪

- 145 旧金山猎书留踪
171 香江猎书留踪
213 巴黎猎书留踪

答 问

- 223 经典的“无用”，正是它的“意义”
231 读一流的书
237 附录：文中未提及的作者部分“经典”收藏
257 跋



谈海外访书三十年

作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及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为大众所熟悉的身份，是企业家、投资家；实际上，他更喜欢别人当他是读书人和藏书家一业余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求学北大以来，无论负笈美国还是返国创业，对读书、访书、藏书，王强始终念兹在兹、乐此不疲，至今已三十年。他爱书、知书的轶闻，在友人中广为流传，如徐小平就说，他曾请王强为两个英国留学生带回的一本一九一〇年版罗素《论文集》估价，王强定为五百英镑，一加核对，毫厘不爽。最近，王强新出了一本《读书毁了我》，这篇访谈（《上海书评》，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日），称得上是他为书下的一个长长的注脚。

郑诗亮：过去您主要是靠东奔西走来淘书。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只要财力允许，任何人可能花一个下午，就能换来您十多年工夫方才集齐的藏书。面对这种变化，您的心态如何？在网络时代，奔走淘书还能带给您过去那样的乐趣吗？

王强：我觉得心态有变化又没有变化。所谓有变化，当然就是网络时代能让你非常快地找到心仪的书，效率很高。我买西书比较多，经常用 AbeBooks 这个网站。今年我看到 Amazon 也逐渐有旧书商上去了，但目前书商的数量还没法和 Abe 比。还有一个卖旧书的网站叫 alibris。我从网上买书基本上是这三个渠道，速度非常快，而且如果书商把内容、版式、品相描述得非常精准的话，往往还是可以的。但依照我这些年的经验，有些书商不那么细致，有时他说书里面没有标记划痕，但我收到书后发觉状况非常差。每个书商对品相的理解，诸如什么叫 collectable，什么叫 very good，什么叫 good，什么叫 acceptable，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写上 brand new，你心花怒放买回来，发现状况离“崭新”差得很远；有的人说书里面没有划痕，你买回来一看，实际上书商并没有仔细地翻每一页，划痕在书中间藏得很深，而且划得非常糟乱，把整本书都给毁了。本来心情很好的，一下子就跌到了谷底。

有些我经常去的书店，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品味，相信他们对书的判断，所以常常上他们的网站买书。比如，纽约那家 Strand Bookstore。曼哈顿五十九街有家书店叫 Argosy，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它是一家存在快九十年的老店。这个书店我也非常信赖。它的网页上的信息全且可信，我看过以后能在脑子里马上想象出书大致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网购就这两类：一类是前面说到的、我非常熟悉的书店，看到一本书，可以毫不犹豫地，眼睛都不眨一下，包装、运输都有保障；但另一类，像 AbeBooks，alibris 和 Amazon 上面个体书商的品味、对书的包装天差地别。有时，你订了一本书很兴奋，但书收到后却感到非常的 pissed off。网络时代购书真是个喜忧参半的体验。

这个体验和前网络时代有什么区别呢？我的心态经历了变化。一开始，看到心爱的传统书店纷纷倒闭，我感到伤心。互联网刚开始跟书店抢生意的时候，我跟书商聊天，问生意怎么样，他们一个个唉声叹气，



作者书房一角。

觉得这下要完了。我也觉得真是完了。但这几年，我发现，在英国，在美国，有些旧书商反倒死而复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卖书了。连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既然取消了顾客亲身走进书店的这种必要性，无形中也把顾客的范围无穷地扩大了。

我对网络时代购书体验的思考，也是根本性的兴奋处在于：“网络”彻底打碎并重建了“书店”这一古老的传统概念。亚马逊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书局”，其颠覆性不亚于谷歌志在成为第一个没有围墙、没有公众阅览室、没有出借柜台、你既是馆长也是馆员更是唯一读者的“世界图书馆”。“书店”时代是见到什么才能买到什么。“网络”时代是想到什么几乎就能买到，甚至能